

海飞
故事
创意

凿壁小妖 任大小姐 著

战狼花

War She-wolf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海飞

创意故事

凿壁小妖 任大小姐 著

战狼花

War She-wolf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狼花/海飞, 凿壁小妖, 任大小姐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43-4273-4

I. ①战… II. ①海… ②凿… ③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230号

战狼花

作者 海 飞 凿壁小妖 任大小姐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鑫成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273-4
定 价 36.00元

目 录

001 第一章 “小狼”上花轿，误入战场

025 第二章 绝户坟上的“战狼之花”

044 第三章 披着狼皮劫虎粮

060 第四章 光腚土匪想称王

068 第五章 女枪王喋血秋田镇

080 第六章 “打摆子”生死买药

095 第七章 进山城纯爷们儿闹妓院

114 第八章 “白眼狼”专喝“日本血”

127 第九章 劫军火打草惊蛇

145 第十章 草莽英雄鸟枪换炮

154 第十一章 暗藏杀机的军统“姑爷”

167 第十二章 从“聚义厅”走进“白虎堂”

181 第十三章 牛头梁铁壁合围

195 第十四章 生死线情人对决

202 第十五章 法场上的诡异枪声

214	第十六章 神出鬼没“小狼队”	第一章	100
228	第十七章 铁血筹建兵工厂	第二章	250
238	第十八章 声东击西破袭战	第三章	340
245	第十九章 战火中的热血青春	第四章	460
252	第二十章 生死线情义无价	第五章	560
258	第二十一章 化装潜伏闯虎穴	第六章	680
264	第二十二章 一枚即将启爆的大炸弹	第七章	790
271	第二十三章 为蛇药三进山城	第八章	910
279	第二十四章 “鸿门宴”狼入虎穴	第九章	1030
287	第二十五章 枪口下的尊严与较量	第十章	1150
296	第二十六章 大战前的烽火之恋	第十一章	1270
301	第二十七章 与日军狙击王的对决	第十二章	1390
305	第二十八章 激战前夜, “红妆”魅影	第十三章	1510
313	第二十九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	第十四章	1630
319	第三十章 寻找传说中的“小狼”	第十五章	1750

第一章

“小狼”上花轿，误入战场

她叫郎山妮，绰号“小狼”。

她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身着大红嫁衣时的情景。她亦不会想到，大喜那天通往新郎刘杰明家的路，会是一个充满了阴晦的巨大死亡陷阱。

那一天，没有离别时的眼泪，只有即做新妇的小小忐忑不安，她甚至原谅了没有前来接亲的新郎刘杰明。郎山妮纵身跃上本该属于新郎的坐骑——枣红马，她咧开嘴笑了，她家没有马，但是她从小就骑村里郎九爷家的马长大，一直把九爷家的马骑成老马，也把自己骑成了一个大姑娘。她回头看了倚在门边的老父亲郎孝坤一眼，郎孝坤有气无力的样子，很像一件晾在竹竿上的衣裳。他冲郎山妮笑了一下，眼泪却无声地流了下来。郎孝坤突然觉得女儿的出嫁，让他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不着边际。

迎亲的队伍一路吹吹打打，路过那个叫作“忘情川”的山谷，伴着唢呐阵阵的欢鸣，路边那些不知名的野花儿也随着微风摇来摆去，甜蜜的花香在空气中回荡。嫁衣下摆上，那匹仰天呼啸的小狼也和着唢呐声声长啸。那些奔流于血液里狼的特性，似乎也融进了郎山妮的骨髓里。

阳光纷纷扬扬从树丛间洒落，像从天空被人扔下的松针。那些草木在风中摇摆，植物和花草的气息让郎山妮打了一个细碎的喷嚏。她发现父亲郎孝坤的影像，在她面前慢慢地变得模糊起来，越来越远，她有些慌乱。当她从马背上坐起来的时候，一张小小的照片从内衣口袋里掉落在地。

照片里是一个有着白皙面孔的男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隐在他的嘴角。

他的头发是柔软的，眉毛是淡淡的棕色，只有那双眼睛是明亮着的。照片里的男人即是郎山妮的夫婿刘杰明，他的面孔早已在她心里被温习了数次。她不知道刘杰明没来迎亲的原因，但她在心里一直把刘杰明当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俯下身子的时候，那张照片已经被她捏在手里。她看了一眼照片上的刘杰明说：“总有一天你得给我一个说法。”话毕，郎山妮仔细地把照片重新放回内衣口袋。

谁都不会想到本该乘轿的新娘，会骑在新郎迎亲的马上。新娘长相不俗、眉清目秀、明眸皓齿，特别是胸脯圆润胀鼓，恰似草滩上涨潮的春江水。与众不同的还有那双脚，也非乡下女人的三寸金莲，而是秀气的天足。一双绣花的布鞋蹬在马鞍子上，她将马匹缰绳牵在手里，威风里透着英气。

新娘身后，跟着一个梳着大辫子，头上插小花的丫头，虽不是丰乳肥臀，但看起来也颇为丰腴健美，大眼睛、长睫毛、薄薄的红唇，总是笑吟吟的，充满朝气。她叫春芽，是新娘郎山妮的丫鬟，边走边大声招呼随行的人，嗓音清脆，她的声音似乎不像说话，而像一串挂在山野女孩子脖子上的风铃，随着队伍上坡下坎，不停地发出悦耳的笑声。

而迎亲的花轿里，应是新娘端坐的地方却盛放了一杆被擦得光洁、锃亮的猎枪。这柄猎枪是郎山妮最心爱的宝贝，她像爱惜自己的头发一样爱惜着它。出嫁前的晚上，郎山妮久久地坐在自家院子里的长凳上，一遍一遍地擦拭着这柄猎枪。她的手慢慢划过枪管，最后落在枪把上。那片深沉的土黄色和它散发的冰冷气息，让她极为着迷。更远的天际后面，太阳无限温柔地消退幕后，郎山妮映在地面的剪影和树影沉在一处，房里隐隐透出的光亮照在她脸颊侧面和棱角分明的唇边。

春芽噙着嘴巴端着一碗茶走过来，“小姐，你该睡觉去了。”

郎山妮笑了，说：“你自己为什么不睡？”郎山妮的目光转了过去，看到父亲郎孝坤住的那间屋子顶上，铺满了银白色软缎般的月色。

郎山妮没有看站在她身边的春芽，她的视线越过院子落在那片没有光线的门口，那是他父亲郎孝坤的居所。她霍地站起来，端起碗咕咚咕咚地把茶喝完，抹了抹嘴，小声问：“我爹他睡了没有？”

“老爷他应该是睡了。小姐你是不是明天要嫁人了，高兴得睡不着？”春

芽脸上浮起不怀好意的笑，她晃荡着身子，在郎山妮面前绕了一个圈，得意地说：“我知道你睡不着，你总算嫁人了，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抱着娃回娘家的时候。小姐，我替你高兴，比我自己嫁人还高兴呢。”

郎山妮将碗往长凳上一放，突然出手将春芽扛在了肩上，春芽在郎山妮的肩上哈哈大笑起来。

郎山妮不知道，郎孝坤正站在窗前，望着院子里咯咯笑成一团的郎山妮，用沉静的目光抚摸着前院的郎山妮，他的视线落在她乌亮的发间，略带淘气的脸颊和嘴角上面。二十多年与郎山妮相处的日子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窗外的月光倾泻进来，他扶住窗棱的手居然也慢慢地抖动起来，那小小的颤动连着他的右腿也动起来。他终于无力地伏在窗前，眼睛看向居室中最深处的某个角落说：“我的小狼长大了，我的小狼要飞了。”

阿财不时地回过头来，朝郎山妮看一眼，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郎山妮的夫婿刘杰明在新婚前逃走，代替刘杰明接亲的阿财，是刘家最贴心的仆人，此刻他就走在春芽的前面。

春芽瞄了一眼阿财的背影，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神色，她低声地重复着一句话：“就没见过哪家接亲新郎官不来的道理，这是什么规矩啊！”

“你说这些还有用吗？”

“小姐，他们刘家太欺负人了，就没见过这样的事儿。”春芽提高了嗓门，有些愤愤不平地替郎山妮委屈着。

“是你嫁人还是我嫁人？”

“小姐！嫁人就该受委屈？我就是替您委屈！”春芽的声音略微地高了起来。

“行了春芽，就算姓刘的在天边，我也会把他揪回来。”

“唉！”春芽长长地叹口气，不再说话。

欢快的唢呐声穿透了云层。八路军独立团严团长听到唢呐声的时候，急忙从怀里掏出那枚怀表。上面显示的时间是十二点四十五分，距离发起进攻的时间还有一刻钟。他再次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那队闯入山谷的队伍是一群快乐得忘乎所以的人，人群中最为艳丽的新娘脸颊若木棉般艳丽，他宛若看到新娘嘴角溢起的微笑。这群人不知道一场生死搏杀就要降临，严团长想，

新娘嫁人选错了时辰。他急忙命令正准备拉响引爆地雷的顾小辉停止手中的动作。顾小辉皱着眉头，慢吞吞地站起来，隐在一棵大树的后面。

山谷里似乎安静了下来，唢呐手的调子戛然而止，一切物象都像着了魔般地陷入沉静，西面天空被氤氲笼罩在一片死寂中。

猎人的直觉让郎山妮以矫捷的身姿跃入花轿去抓猎枪，就在她滚出花轿还没来得及站稳的时候，伴随着一声枪响，她身边的轿夫就被西面射来的子弹在身上开了一个小洞，鲜血飞溅，染红了他的粗布衣裳。轿夫瞪着眼睛，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前胸。他踉跄了几步，四面的天空在他眼前旋转起来，尖锐刺耳的尖叫冲进他的耳朵，他看到不断有人慢慢先于他倒下，陪嫁丫鬟春芽惨白的脸成了他人生最后记忆的定格。

枪声间夹杂着人们的哭号冲进郎山妮的耳朵，也漫过严团长的耳朵。山谷西面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五旅团的安西联队，中间是这些误入忘情谷的迎亲队伍。为不伤及老百姓，严团长无奈，只好提前行动，率领队伍抵抗日本人突如其来的攻击。

“保护群众！”顾小辉兄弟听到严团长这样命令。

安西联队联队长安西大佐举起望远镜，眼前的景象让他诧异。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不断地纵跃着，宛若林中矫捷的猎狼，在她纵跃之后，不断有身穿土黄色军衣的日本士兵跌倒在地。而更近的地方，一个狂奔的汉子抱着一个女子健步如飞，这身影清晰地出现在望远镜中，他一时没弄清楚对方的身份。

“那个女人有些手段啊！”安西问身边的神枪手上原枫，“这是一些什么人？”

“不像土八路，倒像支那人的迎亲老百姓。”上原枫回答。

“有意思地！”安西大佐摇摇头，继续观看。

春芽被这场突来的“意外”着实吓着了。她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景，从前只是听老爷郎孝坤在心情极佳的时候，讲述过一些战斗的场面。她有些担忧小姐郎山妮的安危，可她没有在人群里找到郎山妮，她扑进阿财怀里，紧紧吊着他脖子，说了一句“小姐”，稍后又喘着粗气说：“好吓人啊！”

阿财也知道瞒下少爷离家出走的消息很不对，可他的使命由不得他说出实话，他只能暂代少爷把新娘接回刘家，所以也只能对春芽的自语询问假装

没有听到。没有人知道那时候他的窘迫，他不敢抬头，不敢直视新娘和春芽的眼。

现在春芽的手实地挂在他的脖子上，阿财再不多想，抱起春芽就向远处的林间跑去。那边长着许多茂盛的野草和一些杂七杂八的树丛，是躲避的极佳场所，阿财的速度越来越快。

是郎山妮最先发现阿财和春芽的，同时她还发现了那拿着手枪瞄准他们的阴险目光，那是侵略者即将猎杀前的逼视。春芽是从小陪在她身边的丫鬟，也是她最好的伙伴，她把春芽当作自己的姐妹，绝对不许春芽的生命受到半点威胁。

郎山妮就地向阿财奔跑的方向滚去，在安西部下的枪声响起之前，用尽力气推倒了春芽和阿财。在春芽眼前的尘土和烟雾中，猎枪也向着子弹来的方向挥去。子弹射穿了举枪射击者的身体，日军倒下，仍有速度的子弹头碰巧击中安西大佐的望远镜，哗啦一声，镜片粉碎，安西大佐吓得不轻。望远镜被这种跳弹击中的概率很小，即使久经沙场的安西也觉得幸运。

他望着肩膀上的那个小洞，皱了一下眉头，小洞里不断有红色的血向外流淌。安西大佐用手抹了一下伤口，右边几根手指上蘸了些鲜红的颜色，和国民党军队主力交战两年多，他都不曾在身体上留下伤口，如今却被一个不知身份的女人血染军衣，让他感到耻辱。

他记住了身着红衣的郎山妮，更记住了她衣服下摆上的那匹仰天长啸的小狼。那是一匹凶悍的狼，在他眼里，更是一匹桀骜不驯的母狼，虽然那只是刺绣的图腾。

安西将手指伸到嘴边，对身边炮兵中队的指挥官小野平静地说：“咸。”

炮兵中尉小野立刻抽出指挥刀，低着头：“消灭她？”

安西没回答，拿起小野的望远镜。五门迫击炮准备好，士兵们动也不动，只等长官下令。安西欣赏地看着那女人像流火一样左冲右突，他不担心女人逃跑，而是想尽可能多看一眼她衣服上绣着的小狼。

一分钟后，安西大佐那双冷酷的眼睛从前方收回，望着女人的背影，嘴角挂上了一丝阴鸷和怜惜的冷笑。

“对准女人开火。”

“是炮击吗？”

“对，我要她粉身碎骨。”安西再次命令，说得咬牙切齿，但这几句却是从喉咙口里呼出的。下令的那一刻，他的脑子里闪过日本老家的妻子，或许就是那点红色，让他受了刺激。残酷的战争只能激发出他更残酷的兽性，他不想再看到一个穿红的女人，就像联队编成离开妻子时，他撕碎了她的照片一样。

小野举起指挥刀代替命令。迫击炮弹压入，一门门小钢炮冒出蓝烟，铿铿作响的金属撞击声呼啸弹出，在郎山妮附近爆炸，掀起一阵黑色的呛人烟雾。郎山妮在一片片被掀起的黑色泥地中穿梭着。

她的宝贝猎枪不比三八大盖威力小，咔嚓咔嚓上着子弹。郎山妮动作稳健飞快，频频地挥动与击发。随着她手臂的起落，数名日本兵被子弹射中，他们的身形被子弹的贯穿力抛起后跌落，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上面广阔的天空。他们甚至没有看清郎山妮的性别就丢掉了性命。

春芽和阿财藏进树丛的时候，亲眼看见随着夜色逐渐降临，那些经由炮弹、子弹制造而成的烟尘吞噬了很多人的性命，也同样吞噬了很多美丽的花儿和青草的生命。春芽忧伤起来，所以她的脸上就一直挂着两条浅浅的泪痕。

阿财小心翼翼地看山谷里的悲惨景象，对春芽说：“你瞧，天都黑了。没啥动静，鬼子八成撤退了。”

春芽说：“该结束了。你们家真浑蛋。”

“你才浑蛋。”

“要是小姐不见新郎就不嫁，就没这事了。”

“那你家小姐要是没生下来，更没这事了。”

狠狠一脚踢过去，春芽发了小姐才有的脾气。阿财说：“好吧，算你狠。”

八路军独立团与安西联队战斗到了傍晚时分，因双方彼此敌情不明，便都收缩兵力，短暂的交火宣告结束。因突然误入山谷的迎亲队伍，独立团原作战计划被打乱，只好与鬼子硬碰硬，所以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不小。

日军对遭遇战也估计不足，因而交火时安西联队长心里没底，担心被八路军主力包围，就主动退却。战火硝烟中，严团长和政委率部队追击一阵敌人，便转回打扫战场。望着牺牲战士的遗体，大家都肃立无言。

顾小辉是尖刀连的一员虎将，在严团长心中举足轻重。虽然他黝黑的脸蛋上还透露着一种不服输的孩子气，可又粗又黑的眉毛下闪动着的勇敢和顽强，已经透露了他的军龄。他在一名日本兵尸体旁边找到了哥哥顾小波，当时，哥哥就横躺在日本兵旁边，身上布满了搏斗后留下的创伤，可见双方战斗时何等惨烈。

顾小辉在为哥哥整理军服的时候，一直想哭。顾小波脸上都是血，左侧眼角的疤痕是他和弟弟小时候爬树时留下的印记，如今也被鬼子用牙齿咬开。在他右胳膊上还有枚桑叶形的红色胎记，此刻凝结着鬼子的脑浆。顾小辉动作很慢，他努力用一块还算干净的湿布，把哥哥的脸擦干净。

他总是想起与哥哥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他们一起参加八路军，一起并肩打鬼子。当兵时顾小波已经很高了，而小辉的个头还像个娃娃，两兄弟在战火中成长，都成了部队骨干。如今，哥哥走了，顾小辉眼里的泪终于止不住，一滴滴洒到哥哥脸上，发出揪心的声响。

激战过山岭，北风呼啸。极目远眺，那是一条芦苇丛生的季节河。那片芦苇犹如小船划到两座巍峨的大山之间，让这里山清水秀。微风吹过，从河岸横跨到山顶的脊背，榆树等灌木轻轻晃动，好像昔日的一队八路军战士，在向准备开辟根据地的乡亲们招手。

就在战斗之前，那条河岸还有村姑在洗衣服，有孩子在水中嬉戏，还有连续不断的歌声从山脊飘过，可是日寇进犯，这一切美景仿佛在瞬间定格成陈旧的年画。日军来后，这里到处是尸体，日本人在遇到迎亲队伍前，杀光了沿路村民。

严团长摘下军帽，情不自禁地将悲愤的目光投及远方，他不忍看到活生的小伙子就在一盏茶的工夫，永远埋葬在了这片土地。他用些微颤抖的手拍拍顾小辉的肩膀，去听取团部文化教员汇报伤亡人数。

顾小辉虽然见多了亲人惨死，可唯一的兄长就这么窝囊地牺牲，他恼怒而痛心。他长满老茧的手在哥哥脸颊上揉擦，可怎么都无法整理好他的仪容，干脆跪在兄弟身边，握着哥哥的手说：“哥，弟弟在这儿呢，你安心走吧。”

“扫把星！都是那个扫把星！”严团长听到顾小辉身边的战士说了这样一句话。这种流寇式的作风，让他非常生气，于是走过去批评：“闭嘴！我们是

八路军。注意纪律！不许乱说！”

“团长，那女的是什么人啊？”顾小辉仰起脸，不服气地说，“要不是她，我哥他……”

严团长严肃地看着顾小辉年轻的十七岁的脸，没有说话。

“我哥死了，我再也没有兄弟了，我对不起爹娘。她得赔我一个兄弟！”顾小辉战斗勇敢，杀鬼子时眉头不皱，可就是在乎哥哥，他哭诉着，已不把纪律放在脑子里了。严团长看看他，也看了一眼周围的战士，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后生，亲情胜于一切，也就默许了这种愤怒。

“我也很难过，可你们都见到了，那个女的杀了好几个鬼子！”严团长不想夸大老百姓的战斗力的，可人家明摆着单人匹马，若不承认扈三娘再生，那是对这个女流的妒忌。严团长严肃地对部下说：“有战斗就有牺牲，你可以为战友报仇，但哭和埋怨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要为哥哥报仇。”顾小辉说了句孩子气的话，满是血和泥土的手抹了一把黑脸膛，“杀鬼子，杀他们十个！”

“小辉的勇气我很欣赏，但不能带着情绪打仗，跟小鬼子斗，我们要用智慧。”政委走过来，按了一下顾小辉的肩膀，“别难过，我们哪一个同志没有血海深仇。小波同志是英勇的好战士，你们连指导员已经上报为他请功了。”

“政委，刚才为什么不追击敌人？”别的同志也觉得错失良机，心有不甘地问。政委将一直拎着的手枪插进腰带，指了指大山背后说：“这里是你们的家乡，忘情谷后面，就是咱们老百姓。敌人因为不知虚实，才没进犯。我们团如果和敌人死缠烂打，一旦被安西联队看破，这块土地会遭殃。日寇要进行大扫荡了，我们也应马上撤出这里，就让鬼子再多猖狂几天。”

安西联队在忘情谷一战虽说伤亡不多，但正如政委所说，对八路军估计不准，所以也没敢碰硬。但是，郎山妮却给安西大佐留下印象，而且无比深刻。联队长安西大佐个头矮小，或许在老家大量生食鱼肉时摄入过多的性激素，不但性欲亢进，而且性格变态。此倭在进攻南京和安徽的作战中，极度残忍，奸杀中国妇女不计其数、十恶不赦。不过，如今山东八路军抗日如火如荼，他的部队留守，粮食供应极度紧张，还要筹集军粮，支援太平洋圣战，所以现在甬说生吃鱼肉，就是生嚼地瓜干子，都要断顿了。

现在，安西大佐的眼里只有两个字：粮食。这两个字指导了他的军事行动。他那凶残瘦削的羊头脸冷冷望着地图，琢磨曾经途经的刘家湾，一定有粮食储备，估计八路主力到此地，也是冲粮食来的。

“八路独立团，这一次你主动暴露，我要吃掉你！”安西的手掌重重落下，拍在地图上。他忽然觉得昨天下午的战斗很蹊跷，共军向来狡猾，这次没追击，莫非是胆怯？但他不敢轻敌，虽然决心不小，可他的联队是二线兵力，严重缩水，要真遇到八路主力，胜负难断。所以，他想循序渐进，先占领刘家湾。

太阳渐渐升起，日军临时指挥所内人影晃动。薄雾慢慢退去，这时，一名观察哨兵跑进指挥所。

“报告联队长，刘家湾西面十里有八路运送伤员，情况异常，像是有大部队在附近。”

指挥所静了下来，众日军军官的目光一瞬间都投向安西大佐。安西扔下手中的红色铅笔，对身边两个大队长说：“走，一起去看看。”

日军指挥员五人登上了附近的山顶，在高倍望远镜中，模模糊糊地看到刘家湾上空有一片炊烟。凭借多年的作战经验，他们断定那里一定集结着八路军的部队，因为要给伤员治疗，需要蒸煮纱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野战部队必须生火。

从安西那张略带白色的脸孔中，部下们感受到了大佐在战前冷静的兴奋。如果有粮食就最好了，小野中尉是个猪肚子，一顿饭吃得多，如今他连老鼠肉都尝过了。所以，他瞪着老鼠眼，巴巴地望着大佐：“老百姓有钱娶亲，粮食就会大大地有！”

“呦西，”安西大佐目光明亮，“看来我原先的判断有误，独立团神不知鬼不觉占了刘家湾，就是想掐断我的粮食。”安西冷笑。刘家湾是下一个需要占领的粮食仓库，这条道被卡死，他日子就难过了。

“我要血洗那个村子，最好能找到那漂亮的小狼姑娘。”说完，安西转身挥了一下套着白色手套的手，对部下花冈大队长命令道：“迅速拉网式包围刘家湾。不许一个带活气儿的跑出村子。”

“大佐，那鸡鸭？”

“杀光，下锅地！”安西不敢说了，勒紧裤带，想到当年在长江下游富庶

地区的烧杀抢掠，五脏六腑就凶恶地搅动着饥饿，他的部队实在疲惫不堪了。

刘家湾处于大山深处，层峦叠翠、林海花潮，夏季飞瀑流水、云雾缥缈，秋时漫山碧透、红叶映照。这里在沦陷后的鲁西南大地上算是一个清静之所，大山里日军兵力不足，维持会也鞭长莫及，因此还保存了昔日的古朴民风。

大清早儿，鸟儿欢快的鸣叫响起时，刘家湾村东头的刘寿山家刚刚生过火，吃过早饭的老汉在饭桌前发了一会儿呆。老汉其实也刚过五十五，早年在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回归故里。乡里人生活艰难，军阀混战、民生凋敝，这日本鬼子又来侵略，山东大地生灵涂炭，能活到这个岁数，也算幸运。

刘寿山腰板硬朗，黑里透红的脸清癯瘦削，宽额深纹就和老槐树的干皮一样，饱经风霜，但每道纹都经得起风吹雨淋。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上总带微笑，说话声音不大，但他的每句话在乡里乡亲心里都是一颗钉。

昨天是刘家的大日子，新郎逃跑了，新娘子一夜都没有被接回来。这到底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刘寿山右胳膊拄在桌子上，眼睛落在大门口的石阶上。他似乎听到了一点响动，于是他怀着希望，披着破旧的褂子打开大门，却看到一个粗壮的男人拿着一支长枪，带着四个歪瓜裂枣的汉子，以奇形怪状的姿态站在大门外面。那四个人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镰刀。

刘寿山望着粗壮男人，还真头一回见。这是一个高大个子的年轻汉子，脸膛不宽，浓眉下闪着一双玩世不恭、颇有些匪气的豹子眼。他二十三四岁年纪，穿着一条发白的旧军裤，若去掉补丁，或许那样式能追溯到韩复榘时代的地方军。年轻汉子腰间扎着一条很宽的皴裂了的牛皮带；蓝布褂子，发达的肌肉，在肩膀和两臂棱棱地突起；肩头上褂子破布张开，用麻绳系了个扣，虽有些穷苦沧桑，但看起来十分强悍。

其余四个，各有不同。一个光头，脸颊无肉，发茬粗黑朝上，一双小眼睛，个头中等，三十四五岁，络腮胡子，很像个算卦先生；身后那个大圆脸盘，黄牙板，似乎总也抿不上嘴，上牙床外露，好像南瓜头长出了一排南瓜子。

人长得精神的那位，是个斜下里插手站着，嘴里叼着草棍儿的年轻后生，长头发可遮住鼻孔，双眼皮下一双细长的眼睛，给人一种女相，但他的健硕肌肉恰能推翻这个印象，此人孔武有力、手段非凡，绝非等闲之辈。

五米开外，站着个细长身子，一条腿似乎短了半寸的二十八九岁的人，

别看腿脚不利索，他的动作并不慢，话也特别多，威胁刘寿山的时候，还用手搓着肋骨可数的胸部的汗泥，那身看不出样式的老军衣不仅肮脏，还破败不堪，远不如他背着的绿竹斗笠入眼，不管怎么说，那顶显然是抢来的草帽还算能有点颜色。

为首的高大汉子横着膀子过来，歪着身子，朝身前身后努努嘴：“老爷子，听说你也是个军爷出身，介绍一下，”他指着光头、络腮胡子的兄弟说，“我的军师徐十法！徐茂公的后人。”又指叼着草棍儿的，长相如女人的健硕而英俊的后生，“文秀才，他爷爷，光绪的举人！”

“幸会！”刘老汉赶紧作揖。

“还没介绍完呢！”这位头目用大拇指往后一指，眼角斜楞着身材高大、黄牙板的那位南瓜头，“我大兄弟张九胜，十个八个放不倒他！”

“大哥，还有俺哩！”不远处咋呼的瘸腿觉得在最后介绍他，有小瞧之意，不太乐意地扇着草帽过来。

“看着没？我兄弟李大脚！那是铁拐李下凡！”

“几位威武，老汉见过了。”刘寿山赶紧作揖，面上带笑，“几位天神驾临，不知我宅子有何妖孽。”

“什么妖孽？你认识我谁吗？”高大汉子火了，左右瞅瞅，介绍半天他忘了自己。“我——牛头山大寨主丁大营长，丁大雷啊！”

“呦！是丁大营长，老汉有眼不识泰山！”刘老汉多少有点耳闻，在距离此地三十里的牛头山，有那么一伙子人，时不时也出来劫富济贫。不过感觉那是宣统年间的事了，心说那些山贼响马，莫不是他们爷爷吧，这些鱼鳖虾蟹还能劫富济贫？要是那样，就不是面前这几个比乞丐强不了多少的尊容了。但老汉觉得真人不露相，或许这是故意的吧，就忐忑地问：“请问丁营长带来了多少人马？”

“算我五个，怎么，有想法？”

“没有，丁大爷，这么一大早的，五位出马，是要借口水，还是喝碗粥呢？”

“当我是叫花子呢！”丁大雷有些恼了，“老家伙，把好酒好肉给大爷拿出来。”

李大脚说：“听说你家昨天娶儿媳妇了？”

徐十法扇着一把烟叶，拿腔作调地说：“老头儿，还不让新娘子出来给丁营长敬头口茶。”

徐十法这话没完，文秀才踢起一块石头，准确砸在刘家厢房的窗户纸上，吧嗒一声，进了屋。这是下马威。“老汉，赶紧给丁营长封红包。麻利点儿，下回进屋的，瞅着没，可就是子弹了。”

大南瓜脸张九胜朝地吐了一口：“快点，快点，要是丁营长生气了，把你家屋给拆了。”

这时候刘寿山的老婆从屋里走了出来。她还没洗脸，左等右等新媳妇不到，心头焦灼，去村口看了好几回了，盘起来的头发也乱了。她眼神迷茫地望着丁营长，知道这是遇到土匪了，愤恨地说：“新娘子没回来呢，都急死人了，不知道出了啥事。昨儿听见一阵枪炮响，我这心……”

丁大雷蹬了一脚门框，恼了，拉着那杆老枪枪栓说：“你们骗人还是骗鬼？枪炮响，那是老子在打鬼子！没听见？”丁大雷吹起牛皮来。

“丁大爷，您这几位还打鬼子？”

“不行啊？你这老家伙，瞧不起本大爷，是不是！”丁大雷更火了。

“我这是瞅着你们不像啊！”

“少废话！如果不交二百块大洋，不让俺看看新娘子，俺就……”可他光发火，那杆枪明显生锈了，怎么也拉不动。他把枪支在地上，用脚蹬枪栓，终于蹬开了，结果走了火，子弹出膛一溜高飞，一堆弹头落到老汉院子的鸡窝附近，因为里面多是金属枪砂，惹得母鸡们看着稀奇，都过来啄食。可枪响这一震动，枪身上的铁锈哗啦啦掉了一地。这出丑的事，徐十法看不过去，赶紧蹲下，把枪用唾沫擦擦。

丁大雷豪迈地说：“瞧见没？我这神枪可不是吃素的，指哪打哪。”

“大爷，我只剩五只母鸡了，您就饶了它们吧！”刘老汉媳妇哀求说。

“那也中，想要母鸡活命，快拿红包来。”

刘寿山长长地叹了口气，蹲在门槛上说：“丁营长你就别吓人了，你们这几个浑蛋四处吃白食，还充什么土匪打鬼子。新娘子真没来，新郎官这小畜生前天就离家出走不见了。你们赶紧走吧，万一遇到日本鬼子，就你们这装备，不怕被糟蹋啊。”